

《末日病房》

劇情大綱：

這是末日即將到來的一天，世界已發生許多異狀，各地出現海嘯、小隕石隨機撞擊地球，天災伴隨人禍不斷發生。一對老夫婦所待的病房，成了一些人的避難所。聚集進這間病房的人們，並沒有因為身在病房而治療好自己的「疾病」，反而產生更多病徵。就在這間腐蝕人心的病房中，大家等待著、或恐懼著世界的終結。

人物：

夫：年約 70 歲。行動略顯不便，必須靠拐杖行走。說話溫吞，偶爾結巴。

妻：年約 65 歲。看似身體硬朗。與夫是結婚幾十年的夫妻。

教授：大學教授，年約 55 歲，戴眼鏡。衣著得體。(演出時，演員性別男女皆可。)

政治人物：男性中年從政者。穿著黑色西裝。

黑道大哥：中年男性，黑道老大，身穿白色西裝。

老闆：大公司總裁，中年。(演出時，性別男女皆可。)

場景：

為一間病房，舞台上有一張病床，舞台中間有一把椅子，椅子前有一台老舊電視，舞台後方是陽台，演員若站在陽台上往外看時，會背對觀眾。

第一景

幕起時，燈還未亮。待幕完全升起後，燈光閃爍了幾下後亮起。燈亮時，觀眾可見一位老翁坐在舞台中間的椅子上，身體並不斷有節奏地搖晃。老翁的妻則躺在其中一張病床上睡覺。

夫：喂！老太婆！（停止搖晃身體）

妻：（立即從床上坐起）什麼事？

夫：現在幾點了？

妻：不知道。

夫：妳為什麼不知道？

妻：因為病房裡沒有時鐘。

夫：為什麼，病房裡沒有時鐘？

妻：不知道。

夫：那妳看手錶啊！

妻：但是我沒有手錶。

夫：妳為什麼沒有手錶？

妻：因為當初你叫我在病房裡不要戴手錶。

夫：爲什麼我叫妳不要戴手錶？

妻：因爲你說，(開始模仿起夫的說話方式)「妳……妳戴什麼手錶？爲什麼要看時間？很想趕快離開……離開……這裡嗎？還是，妳……妳……在看我還有多久才會死？把手錶給我，丟了！」這樣。

(停頓)

夫：我……我沒有這樣說。

妻：好的，你沒有這樣說。

夫又開始搖晃身體，妻見狀，則倒下繼續睡。過一陣子後，夫回頭看妻，發現她在睡覺，便開始發出聲音。

夫：(仍一邊搖晃身體)ㄣ……ㄣ……ㄣ……ㄣ……(回頭看妻，發現仍在睡)嗚……嗚……(發出類似哭聲的嗚咽聲)嗚……嗚……嗚……(回頭看妻，發現還在睡，便加大音量，且越來越急促、越來越大聲)嗚……嗚……嗚嗚嗚嗚嗚嗚！

妻：(起身)怎麼了？

夫：沒事。

妻又倒頭繼續睡。夫見狀，再度發出聲音。

夫：嗚……嗚……嗚……嗚……嗚……

妻：(又起身)怎麼了？

夫：我想吃飯。

妻：可是還不到吃飯時間。

夫：爲什麼？

妻：因爲護士說，現在世界末日快到了，糧食短缺，他們只好嚴格控管食物。

夫：爲什麼要控管食物？

妻：因爲這樣我們才能活久一點。

(停頓)

妻又倒頭繼續睡。夫見狀，再度發出聲音。

夫：嗚……嗚……嗚……

妻：(起身)怎麼了？

夫：我想看電視。

妻：可是，現在不可能有電視可以看。

夫：爲什麼？明明就有電視。

妻：你忘了嗎？電視台都被海嘯淹沒了啊。更何況，世界末日要到了，大家都逃難去了，誰還在電視台上班啊？

夫：(開始像小孩子一樣耍賴起來)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要看電視，我要看電視，我要看電視(這句話一直重複到妻過來幫他開電視，而電視就在夫前面不遠處)

妻：(如哄小孩般)好好好，讓你看電視，讓你看電視，乖喔。

打開電視後，電視發出雜訊聲。

夫：轉台，轉台。

妻：(一邊轉台一邊說)可是別台也沒有訊號啊！

夫：轉台，轉台。

妻：(哄小孩般)好好好，不是在轉台了嗎？

夫：還是沒有。

妻：不是跟你說過了，現在沒有電視可以看了啊。

夫：(像小孩一樣耍賴，加上肢體動作)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啦！

妻：也沒辦法啊。那我關電視囉。

夫：不准關。

妻：可是也沒電視看啊。開著浪費電。

夫：沒關係。我要開著。

妻：可是護士不會准我們開著不能看的電視。

夫：(耍賴，揮動手腳)爲什麼不行？爲什麼不行？

妻：因爲現在電力吃緊啊！

夫：爲什麼？

妻：因爲很多間電廠都被海嘯淹沒了，現在全國電力都很吃緊。

夫：有什麼關係？我這裡還有電，我就要開著。

妻：這樣會浪費全國的電力。

夫：全國關我什麼事？我這裡有電就好了，我要開著。

妻：可是，這樣我們這裡分配到的電量就會提早用完。

夫：有什麼關係？如果是我用的，提早用完也無所謂。

妻：可是，如果我們沒電了，要是你突然需要急救怎麼辦？

(停頓)

夫：關掉。

妻：啊？

夫：關掉，快把電視關掉。

妻關掉電視，回到床上躺下。夫又開始在椅子上搖晃身體。過一陣子後，發現妻又回到床上，就再度發出嗚咽聲。

夫：嗚……嗚……嗚……

妻：(起身)怎麼了？

夫：我想起來走一走。

妻將夫的拐杖拿過去，夫接過拐杖後，很吃力地站起，站起來後，一邊走路還會一邊顫抖，妻則一邊扶著他一邊跟著一起走。

夫：我想去陽台看看。

兩人走到陽台往外看，背對觀眾。

夫：(指著遠方)妳看那裡。那裡有人耶！(揮手)喂！喂！這位先生，這裡，這裡也有人。
(突然傳出一聲槍響，夫趕緊將手放下，踉蹌後退了幾步，妻則在原地不動)唉唷！
妳看到了嗎？

妻：嗯。

夫：他對他旁邊那個人開槍嗎？

妻：嗯。

夫：爲什麼？

妻：(查看狀，將手遮住眼睛邊邊，希望看清楚一點)嗯，他應該是要搶旁邊那個人的包包。

夫：妳……妳……覺得，他有看……看到……我……我嗎？

妻：不確定。

夫：妳後退一點，要是他看到妳怎麼辦？

妻：我不怕。

夫：可是我怕啊！要是他看到妳，他就會看到我，妳不要害我。

妻：不用擔心，他往另一個方向去了。

夫：呼！(放心下來，回到原本站立的位置)妳看看，妳看看，怎麼變成這樣？

妻：這也都是我們造成的。

夫：啊？我可不記得我有叫海嘯來耶！我也不記得我有叫小行星來撞地球。我也不記得我讓地球一直地震。

妻：但是我們讓後果變得更嚴重了。

(停頓)

夫用懷疑的樣子看著妻。之後把大拇指放到嘴裡。由於是一邊側身看著妻，一邊把

大拇指放進嘴裡，所以觀眾可以看到這個動作。

妻：(見狀)不要吃大拇指。

夫仍故意一邊看著妻，一邊含著大拇指。

妻：不要吃大拇指。(把夫的手撥開)

夫的大拇指被妻撥開後，悻悻然地繼續看著外面。

夫：天啊！水淹過來了。

妻：嗯。

夫：啊！淹……淹過來了，真的淹……淹過來了。

妻：如果，我跳下去會怎樣？

(停頓)

夫：可是我不會游泳。

妻轉過去看著夫。這時，政治人物進入舞台。一進入病房後，馬上在椅子上坐下。兩人發現有陌生人進入病房，便回房內查看。

妻：你是誰？

夫：你……你……這個傢伙，為什麼坐我的位子？

政治人物：喔！兩位好。

夫：你……坐到我的位子了。快……快起來。

政治人物：你的位子？這只是一張椅子，讓我坐一下。我逃得好累。

妻：你好眼熟。

政治人物：沒錯，我家喻戶曉。

妻：你是？

夫：快起來！把位子還給我。

政治人物：為什麼你一直說這個位子是你的？

夫：這個位子本來就是我的，只有我可以坐。

政治人物：(查看椅子)上面又沒註明這是你的椅子。就算是你的，讓我坐一下會怎麼樣？

夫：不行！只有我可以坐。(轉向妻，像小孩般耍賴)妳看他！妳看他啦！他坐我的位子，妳叫他起來！叫他起來！

政治人物：你這個人，頭腦壞了嗎？這位老先生，為什麼像小孩子一樣。

(停頓)

夫：誰……誰……是老……老……先生？你……你起……起來。

妻：我說，這位很眼熟的不知道誰，你不起來他就會一直吵。

政治人物：我就是不起來，你能拿我怎樣？

夫開始用拐杖敲打地面，一邊敲打一邊發出嗚咽聲。

政治人物：(無視夫的動作，問妻)妳想起來我是誰了嗎？

妻：我以前常在電視上看到你的樣子。(轉過去對夫說)好了，你不要再鬧了。

政治人物：沒錯沒錯，快想起來了，所以我是……

妻：你是……？(這時夫加大聲響)

政治人物：沒錯，我是……

妻：你是節目主持人！

政治人物：(差點從椅子上跌下來)不是不是，不過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再想想。

妻：你是？(夫這時製造更大聲的噪音，妻轉過去對他大聲說)不要吵！

夫愣住了。拿著拐杖正準備要敲打地面的手停在半空中。

妻：啊！我想起來了。

政治人物：對對對，我是……

妻：你是演員？

政治人物：不對不對，不過很接近了。再猜猜看。

妻一邊沉思的時候，夫露出很沮喪的模樣，默默蜷曲在某張病床上，看來像是嬰兒在母體裡的姿勢。

妻：我知道了！你是……

政治人物：沒錯沒錯，我是……

妻：你是黑道大哥。

政治人物：不對不對。不過很類似了，再想想看。

妻：我真的想不起來。

政治人物：怎麼會呢？我曝光度這麼高。

妻：所以你到底是誰？

政治人物：我是政治人物啊！

夫這時發出嗚咽聲。

夫：嗚……嗚……嗚……媽媽！

政治人物：這老先生怎麼回事？

妻：(轉過去對夫)噓！

(停頓)

夫：嗚嗚嗚……嗚嗚嗚……媽媽，媽媽，我要媽媽。

政治人物：這位老先生是不是瘋了啊！我不小心進到精神病院來了嗎？

妻：不是，不過差不多了，這裡是養老院。

政治人物：不對吧！我從外面看，明明是醫院啊！

妻：反正差不多，都是等死的地方。

政治人物：喂！吓吓吓！我可還不想死呢！

妻：爲什麼？你看看外面，就算現在不死，又能撐多久？

政治人物：能撐多久是多久，我還沒當上部長、總統呢！

妻：喔，我想起來了，你是專門服務北區的代表。

夫：嗚嗚嗚……媽媽！媽媽！(每次發出嗚咽聲後，都會停頓一下，查看妻的反應，見妻沒有反應，又會重新蜷曲起來)

政治人物：不對不對，我是南區的。

妻：明明是北區。

政治人物：是南區。

妻：北區。

政治人物：南區。

妻：北區。

夫：媽媽！嗚嗚嗚……

妻：閉嘴！北區。

政治人物：我還沒回話呢！幹嘛叫我閉嘴？

妻：我不是在說你。

政治人物：喔。

(停頓)

政治人物：南區。

妻：我很確定是北區，我想起來了。

政治人物：不不不，是南區，南區。

妻：政治人物果然很愛說謊。

政治人物：我哪有？我最誠實了。

妻：是嗎？那你是男的還是女的？

夫：媽媽！媽媽！嗚嗚嗚……嗚嗚嗚……

妻：閉嘴！

政治人物：妳要我閉嘴的話，我怎麼回答？

妻：不是說你。

夫面對著在病床上坐起，全身還是縮成一團。開始搖晃身體，並把大拇指含在嘴裡。

妻：你說，你是男的還是女的？

政治人物：我當然是女的啊！

妻：你百分之百確定？

政治人物：(舉起手)我發誓，我百分之百是女的。我絕對沒有說謊。

妻：你說謊，你明明就是男的。

政治人物：我明明就是女的。我沒有說謊，我最誠實了。

妻：那……你現在穿什麼？

政治人物：(看著自己的長褲)我穿著裙子，因為裙子很好看，我絕對沒有說謊，而且這個顏色很適合我。

妻：喔，是嗎？所以這是什麼顏色(指著政治人物的西裝)？

政治人物：(看著自己的西裝)喔，這是白色。我絕對沒有說謊。

妻：難怪你要進醫院，你果然病得不輕。

政治人物：我沒生病啊！不過倒是逃得太累了，不休息一下不行。

妻：你為什麼在這裏？你不用做選民服務嗎？

政治人物：大家不是逃了，就是早就沒命了，還服務什麼啊？況且，服務也不是我的強項。

妻：那倒是。不過，你的強項是什麼？

政治人物：那還用說嗎？就是「不·說·謊」啊！

夫：ㄣ……ㄣ……ㄣ……媽……媽……嗚嗚嗚……

政治人物：這裡果然是精神病院。

妻：不，這裡是養老院。

妻走到夫那裡，抱著夫，像哄小孩入睡一般，輕輕搖晃著夫，一邊輕聲哼著歌。哼歌過程中，政治人物也開始隨著歌聲輕輕搖晃身體。

燈暗

第二景

燈亮時，政治人物坐在椅子上打盹。夫蜷曲在床上，大拇指含在嘴裡。黑道大哥從陽台爬進房間，帶著一個大袋子。正當黑道大哥爬進房間時，夫突然像是做了惡夢似的大吼大叫。黑道大哥被大叫聲嚇到。政治人物也被嚇醒，從椅子上跌落。

政治人物：怎麼了？怎麼了？世界末日了嗎？

夫：嗚嗚嗚……嗚嗚嗚……媽媽呢？媽媽呢？媽媽！我要媽媽！

政治人物：(環顧四周)你老婆不在耶！(發現黑道大哥)你是誰？

黑道大哥：(拍拍西裝上的灰塵)小老弟，你不用知道我是誰。

黑道大哥把政治人物推離椅子附近，在椅子上坐下。此時妻進入舞台，手上拿著一個絨毛玩具。

黑道大哥：(有禮貌地)這位老太太，您好！

政治人物：你幹嘛坐我的椅子？

夫：媽媽！媽媽！那個歐吉桑坐我的椅子啦！(哭了起來)

黑道大哥：(面目猙獰)誰是歐吉桑啊？沒看到我還這麼瀟灑嗎？你這個死老頭？不知羞恥，這麼老，還敢說我是歐吉桑？不要命了嗎？啊？

夫：嗚嗚嗚，媽媽，這個歐吉桑好兇。

政治人物：不對啦！這是我的椅子。

妻：(將絨毛玩具拿給夫)來，這個給你玩，你乖一點。(夫接過玩具，玩了起來)

政治人物：這是我的椅子。

黑道大哥：現在是我的椅子了。

政治人物：你怎麼可以這樣？

黑道大哥：(做出要打人的手勢)怎樣？我說這椅子現在是我的了。

政治人物：(害怕)喔，好，給你就是了。

妻：你又是誰？

黑道大哥：(有禮貌地起身，整理一下西裝)這位女士，您好！容我自我介紹一下。(此時，政治人物想趁著不注意的時候搶回椅子，但被他發現，他狠狠地瞪了政治人物一眼，且作勢要打他，政治人物又退縮了，在旁邊乖乖站好，看似黑道大哥的小弟)您好！我就是無人不知、無人不曉的黑道老大。

妻：是喔！那……你又是生了什麼病？

黑道大哥：不不不，我沒病。我健康得很。

妻：沒生病，來這裡幹嘛？

政治人物：(看著夫的絨毛玩具，問妻)妳在哪裡拿的？為什麼我沒有？

黑道大哥：沒看到我們兩個在對話嗎？還插嘴！?(又作勢要打他)

妻：我在樓下拿的。讓老頭子玩一玩，他才不會一直吵，你也想要嗎？(政治人物一聽，露出高興的模樣，黑道大哥瞪了他一眼，他又開始害怕，不敢回應)

妻：你要嗎？我可以再幫你看看還有沒有？

黑道大哥：這位女士，不用理我的這位小弟。

妻：你們兩個認識嗎？

政治人物：我們不認識。我絕對沒有說謊。

黑道大哥：(對政治人物)你閉嘴！(對妻)不好意思，我這小弟還沒教好，沒大沒小的。
您請坐。

妻：不，我不想坐那個椅子。

黑道大哥：是嗎？那請容我坐下。我跑路跑得有點累了。(坐下)

妻：(對政治人物)你們兩個什麼時候認識的？

政治人物：不，我們不認識。我沒有說謊。

黑道大哥：喂喂喂！(抗議般地看著政治人物)你怎麼回事啊你？

妻：沒關係，讓我來實驗看看。(對政治人物)你是誰？

政治人物：我是政治人物。

妻：你是北區還是南區的代表？

政治人物：關於這個問題，我只能說，我可能是北區的代表，但我也可能是南區的代表。

黑道大哥：你在說什麼啊？

夫玩絨毛玩具玩到一半，將玩具丟出去。

夫：嗚嗚嗚……媽媽！玩具不見了。

妻：自己去撿。

夫：玩具！我要玩具！

妻：(對政治人物)那你去幫他撿。

夫：我要玩具！

政治人物：爲什麼要我去撿？

妻：政治人物要服務選民啊！

政治人物：這不是我的工作。

妻：那你的工作是什麼？

黑道大哥：服務我！我是他的選民。

夫：玩具！玩具！

妻找到玩具，撿起。交給夫。夫繼續玩著。

黑道大哥：那我也來實驗一下。(對政治人物)蹲下。

政治人物蹲下。

妻：我問你，你是北區的還是南區的代表？

政治人物：關於這個問題，我只能說，我可能是北區的代表，但我也可能是南區的代表。

黑道大哥：看來你病得不輕。

妻：唉！好，我換個方式問，你是南區的代表對吧？

政治人物：不不不，我是北區的代表。而且我從來不說謊。

黑道大哥：你果然病得不輕。

妻：你身上的西裝是什麼顏色？

政治人物：我只能說，它可能是很多種顏色。

黑道大哥：好像挺好玩的。(對政治人物)站起來(政治人物站起來。)。轉兩圈(他轉兩圈)。

妻：我再換個方式問，你身上的西裝是黑色嗎？

政治人物：不是。

妻：那你身上的西裝是白色嗎？

政治人物：不是。

妻：我說，你身上的西裝明明是黑色。

政治人物：不是。它是白色的。我不喜歡說謊。

黑道大哥：那是我的西裝。

妻：(指著黑道大哥)他是誰？

政治人物：不認識。

此時，夫抓著絨毛玩具，在地上爬行了起來。

黑道大哥：(發現夫在地上爬行)這裡挺有趣的。(對政治人物)學狗爬。(政治人物學狗爬。)

很好很好。現在，叫兩聲。

政治人物：汪汪。

黑道大哥：很好很好。可以起來了。(政治人物起身)

妻：我覺得你這樣有點太過份了。

黑道大哥：我也想實驗啊。

此時，夫爬到黑道大哥附近，本想將絨毛玩具丟向他，看了看之後又收手。繼續爬到政治人物身邊，想向他丟擲絨毛玩具，但又作罷。

妻：看他認真的說謊，是我在這裡唯一的樂趣了。

黑道大哥：看他照著我說的做，也是我的樂趣。

妻：我只是覺得你做得太過份了。

此時，夫爬到妻附近，將玩具丟到妻身上。

黑道大哥：喂！你這個老頭子怎麼對女士這麼沒禮貌？

妻將玩具撿起，還給夫，夫又再度丟向她，她再度撿起，還給夫，夫則把玩具丟遠。妻走過去將玩具撿回。此時，夫想要打開黑道大哥的袋子。

黑道大哥：喂喂喂！別亂碰！(過去打了夫的手，夫哭了起來)搞什麼鬼啊？

妻將玩具還給夫，夫停止哭泣，玩了起來。

黑道大哥：他是怎麼回事啊？這裡果然是精神病院。

妻：這裡是養老院。

黑道大哥：我在外面看的時候，明明是間醫院。

妻：沒差。差不多。

黑道大哥：他怎麼了啊？妳就不要理他就好了。

妻：他症狀越來越嚴重了。之前症狀還沒有加劇的這麼快。自從前一陣子新聞說，世界末日可能真的要來了，他就突然惡化得很快。還每天嚷嚷著說要自殺。

黑道大哥：自殺？幹嘛自殺呢？別白白浪費生命啊！

妻：沒想到你還挺有人性的。

黑道大哥：要死，也可以順便幫我幹一票大事啊！幫我炸炸銀行什麼的。何必這麼浪費？

(停頓)

妻：看來你似乎蠻正常的。不過，他只是嚷嚷，沒有真的要自殺。還說，他還沒死之前，我不准死。

黑道大哥：簡直就是獨裁。

妻：你袋子裡到底是什麼？

黑道大哥：妳還是不要知道的好。

妻：炸彈？機關槍？西瓜刀？

黑道大哥：我怎麼可能會帶那種東西。

妻：你不是黑道老大嗎？

黑道大哥：沒錯啊！

妻：那帶著西瓜刀、什麼槍的，不是很正常嗎？

黑道大哥：我才不會帶那麼危險的東西出門呢。

妻：那究竟是什麼？

黑道大哥：(對政治人物)喂！拿過來。(政治人物乖乖將袋子拿過來，黑道大哥打開袋子，妻與政治人物都湊近看)你們看，哪有什麼西瓜刀啊？這是關公的神像，這是十字架，這本是聖經，這本是佛經，這條是佛珠。

妻：你拜關公？

黑道大哥：也不算是啦！

妻：你是佛教徒嗎？

黑道大哥：不是。

妻：你是基督徒？

黑道大哥：也不是。

妻：那你帶這些東西幹嘛？

黑道大哥：世界末日不是要到了嗎？不好好準備一下怎麼行？我不能確定世界末日那一刻，我最需要的是哪一個神。

妻：爲什麼世界末日的那一刻，你會突然這麼需要神？

黑道大哥：當然囉！就像我不想坐牢一樣，世界末日的那一刻，我也不想下地獄啊！所以到時候，就每種神都拜，看哪個神要收留我，這樣我才不會下地獄。

(停頓)

妻：看來你也病得不輕。那……這些又是什麼？

黑道大哥：喔，這是積木，這是玩具汽車，這是機器人。

妻：你帶著這些幹嘛？

黑道大哥：當然要隨身帶著囉！這些可是我的寶貝呢！而且我每天不把它們拿出來摸一摸、玩一玩，我就睡不著。

夫：(突然過來搶袋子)我也要玩，我也要玩。

黑道大哥：(與夫爭搶)你幹嘛？我才不要借你玩。(爭搶越來越激烈)陳小華，你再欺負我，我就……我就，我就要跟老師講喔！

眾人動作突然停頓，政治人物與妻看著黑道大哥，黑道大哥與夫爭搶的動作也突然停止，兩人各抓著包包的一頭，皆沒有放手。

妻與政治人物對看。

(停頓)

夫與黑道大哥再度開始爭搶袋子。

黑道大哥：我才不要借你玩。喂！那個政治人物，你過來！(政治人物乖乖過去。)幫我一起搶。(政治人物加入幫忙，夫不敵兩人，鬆手了。黑道大哥和政治人物一起抓著袋子。黑道大哥氣喘吁吁，勝利貌，對夫說)我才不要分給你。

政治人物：那可以分我一起玩嗎？

燈暗

第三景

燈亮時，妻站在陽台上觀望。夫在病床上，時而蜷曲身體、時而玩絨毛玩具、時而含著大拇指並搖晃身體。政治人物和黑道大哥兩人在椅子旁的地上玩著玩具，玩具散落椅子四周。教授走進病房。

教授：不好意思，有人在嗎？(沒有人回應他，也沒人注意到他的進入。)不好意思。(在椅子上坐了下來)

由於政治人物和黑道大哥兩人在椅子旁玩玩具，顯得椅子四周的空間有些侷促，教授開始覺得不太自在，在椅子上扭動身體。政治人物和黑道大哥兩人，越玩越靠近椅子，在玩耍過程中，玩具不時地會碰撞椅子，兩人也不時地碰撞椅子。教授實在太不自在了，起身離開椅子，看見陽台上的妻。

教授：(走到陽台)不好意思。

妻：你是誰？

教授：妳好，我是教授。請問，妳在看什麼呢？

妻：你說呢？

教授：這……外面已經幾乎都淹沒了。哇！妳看，下面的水好黑喔！

妻：你看到那個了嗎？(指著遠方)

教授：什麼？

妻：那個東西。

教授：好像……好像有個東西沒錯。那……那是什麼？

妻：看起來不是很像鯊魚嗎？

教授：鯊魚？怎麼可能！

妻：爲什麼不可能？海水都整個淹進來了，有鯊魚有什麼好意外的嗎？

教授：(用力看，頂了頂眼鏡)真的，好像是鯊魚沒錯。

妻：看吧！那是鯊魚的背鰭沒錯吧！

教授：喔！牠速度加快了。

妻：牠在追什麼？

教授：我看看……前面，那裡，那裡有一隻動物？

妻：哪裡？什麼動物？人類嗎？

教授：嗯……不是，有一隻動物載浮載沉的。

妻：哪裡？啊！看到了，那是……

教授：老虎嗎？

妻：是獅子吧！牠有鬃毛。

教授：鯊魚要追上了。

妻：獅子怎麼游得贏鯊魚。

教授：啊！

妻：哇！

教授：被咬走了。

妻：鯊魚應該可以吃得蠻飽的。

教授：唉！可憐的獅子。

妻：爲什麼這麼說？牠是幸運的獅子。

教授：爲什麼這麼說？

妻：牠很幸運，被吃掉了。牠終結自己的性命，延續鯊魚的生命。

教授：牠很可憐，牠死了。牠再也站不上大草原了。

妻：哪有什麼大草原？

(停頓)

教授：牠再也回不去動物園了。

妻：牠就是被從動物園沖出來的吧？哪還有動物園啊？

教授：可是牠再也見不到自己的同伴了。

妻：如果牠還有自己的同伴，牠又怎麼會自己一隻在這裏游？在沒有陸地的世界，牠就再也不是萬獸之王了，不如早一點死去。

(停頓)

教授：妳……妳站在這裡，是想跳樓嗎？

妻：你爲什麼這麼想？

教授：因爲妳從剛剛開始就一直站在這裡。

妻：我只是在觀察。

教授：我發現，跳樓不是很理想。

妻：爲什麼？

教授：妳會游泳嗎？

妻：如果我想跳，會游泳又怎樣？

教授：妳會游泳可能就不會死。

妻：那又怎樣？

教授：不會死，妳又回不來這裡的話，就很尷尬了。

妻：我可以故意不游泳。

教授：妳要怎麼抵抗自己的求生意志，這是本能。

妻：沒錯，你說的沒錯。

教授：所以我說，往下跳不是個好選擇。

妻：但是你自己說，人類的求生意志是本能。

教授：沒錯。

妻：這句話激勵了我。

教授：我不懂妳的意思。

妻：你看看這間病房，再看看外面。我的求生意志告訴我，外面在呼喚著我。

教授：妳跳下去可能會死。

妻：你剛剛不是說我可能不會死，因爲我會游泳。

教授：但是你也看到了，剛剛有鯊魚。

妻：沒錯。

教授：太危險了，就算妳沒被沖走，沒被淹死，妳也可能被鯊魚咬死，吃掉。

妻：沒錯。不然我幹嘛跳。

教授：妳剛剛不是說妳有求生意志。

妻：沒錯，所以我說我有想往下跳的衝動。

教授：妳為什麼要尋死？

妻：我不認為我在尋死。

教授：妳千萬不要想不開。

妻：我又沒說我現在要跳。

教授：(放下心來)那就好。

妻：對了，你到底是誰？你怎麼了，怎麼會跑來這裡。

教授：我們……我們還是進去說吧！不要待在陽台，太危險了。

兩人回到病房內。

妻：(對著政治人物和黑道大哥)你們兩個，沒看到有客人嗎？還不讓開？去旁邊玩。

政治人物與黑道大哥將玩具一一挪到夫的附近，在夫的附近繼續玩。過程中，有時夫會伸手去拿他們的玩具，有時黑道大哥會讓他拿，有時會打他、不讓他玩。

妻：你請坐。

教授：(坐下)謝謝。請問他們是……這裡的病患嗎？

妻：差不多是吧！一個說他自己是黑道大哥、一個說他是政治人物，另外那個是我家的老頭子。

教授：喔，是這樣。

妻：你說你是？

教授：我……我是教授。

妻：你是教什麼的教授？

教授：我……(扭動身體，有點不自在)我有教「哲·血」。

妻：啊？你是說哲學嗎？

教授：是「哲·血」。

妻：喔！所以你是哲學教授？

教授：我還有教「吳·學」。

妻：啊？文學嗎？

教授：(不自在，拉拉衣服，又摸摸喉嚨)是「吳·學」。

妻：所以你到底是哲學教授還是文學教授？

教授：我還有教「速·寫」。

妻：數……學……嗎？

教授：是「速·寫」。

妻：你怎麼這麼厲害？專長這麼多！

教授：沒……沒辦滑。不教不行。

妻：「沒……辦……法……」，不教不行。爲什麼？

教授：(起身)妳……妳坐。

妻：你坐啊！你是病人。喔！抱歉，說錯了，你是客人。

教授：不，妳……坐。

妻：喔，謝謝你。(坐下)爲什麼不教不行？

教授：(開始焦慮地在椅子四周踱步)不腳，沒工作。

妻：不教沒工作？但你不是又會哲學、又會文學、又會數學嗎，這麼厲害，怕什麼呢？
去別的地方教啊！

教授：(做出「都一樣」三個字的嘴型，但沒有聲音。)

妻：啊？你說什麼？

教授：(清了清喉嚨，吃力地說)都·一·昂。

妻：都一「樣」？爲什麼？

教授：(做出「全部」的嘴型，但沒有聲音，一邊用手比劃著，比著大圓形。)

妻：圓形？(教授搖頭)太陽？(教授搖頭)

教授：全部。全部。都·要·腳。

妻：你什麼都會喔？(教授搖頭)

妻：那你到底是學什麼的？

教授：(做出運球的姿勢)打。

妻：打小孩？(教授搖頭)打壞人？(教授搖頭)

教授：(做出投籃的姿勢)投。

妻：打頭？

教授：(做出「運動」的嘴型，但沒有聲音，踱步速度變快。)

妻：放輕鬆，放輕鬆啊。

教授：(努力地說出)搭·懶·球。

妻：喔，打籃球喔！你真是厲害耶！又會哲學、又會文學、又會數學、還會打籃球。你
會天文學嗎？爲什麼小隕石會一直掉到地球上？

教授：不…知…道。

妻：那……你可以教我一點哲學嗎？我聽說有什麼亞里斯多德還什麼的？

教授：不。

妻：爲什麼不教我？老師不是應該要有教無類嗎？雖然我年紀大了，但我也想學習。

教授：(搖頭)不·會。

妻：你不會？(教授點頭)

妻：你剛剛說你是教哲學的。

教授點頭，之後一邊踱步一邊又打自己的頭。

妻：你不要打頭啊！好好好，我不學哲學就是了，那你教我文學吧！我聽說有什麼莎士比亞的。(教授搖頭)

妻：也不行？你剛剛不是說你有教文學嗎？

教授看起來很焦慮，又準備打自己的頭。

妻：你別打，你別打。我不想學數學。我年紀這麼大了，也不想學打籃球了。

教授做出一些嘴型，妻看不出意思。教授一直做嘴型，嘴型越來越誇張，還加上手勢，妻還是看不出來。教授十分沮喪地離開病房。離開時，正好遇上正要進來的老闆，兩人差點撞在一起。老闆護住自己的袋子。

老闆：喂！你走路小心點。

妻：你是誰？

老闆：這椅子可以讓我坐一下嗎？

妻：你可以去後面躺病床。

老闆：我才不要躺病床呢！我又不是病人，我也還沒要死。我要坐椅子。

妻：可以是可以。但是你講話不能客氣一點嗎？

老闆：(打開袋子)妳看，我這裏都是錢。(拿出一疊)這給妳，椅子給我坐。

妻：你坐吧！

老闆：(坐下)謝謝！喔，對了，這錢給妳。(本來將一整疊錢遞給妻，又突然收手，數了其中幾張鈔票，抽出來，把抽出的幾張鈔票遞給妻。)

妻：你自己留著吧！

老闆：妳不要嗎？

妻：我要那個做什麼？

老闆：這是錢。

妻：我知道那是錢。

老闆：妳不要錢？

妻：你看看外面，都要世界末日了，我拿錢能幹嘛？

老闆：(很開心地將那些錢收進自己的口袋裡，剩下的一疊鈔票放回袋子裡)要是全世界的人都像妳一樣就好了。

妻：你帶著錢逃命嗎？

老闆：這些是我的寶貝。

黑道大哥和政治人物聽到了，放下手邊的玩具，跑去纏著老闆。夫看兩人離開，便開心地接手他們的玩具。

黑道大哥、政治人物：我也要、我也要。這些也是我的寶貝。

老闆：喂喂喂！你們幹嘛？走開！走開！（像驅趕蚊蟲一般）

妻：你們兩個別這麼沒禮貌。

黑道大哥、政治人物：我也要、我也要。分我一點。

妻：你們回去玩玩具啦！

黑道大哥、政治人物：不要不要。我要玩這個。我要玩這個。

老闆：救命啊！

妻：我看你還是給他們一點點，不然他們不會離開。

老闆：天啊！你們真是吸血鬼。（從袋子裡拿出一疊錢，本來要遞出去，又很捨不得的收回來，一副天人交戰的模樣。最後終於抽出幾張，分別揉成一團一團的，往不同的方向丟，黑道大哥和政治人物便四處撿錢，之後玩起錢來。）天啊！我被搶劫了。他們是哪裡來的強盜？

妻：他們是這裏的病人。一個說自己是黑道老大，另一個說自己是政治人物。

老闆：天啊！果然是吸血鬼。（環顧四周）病人真不少耶！

妻：對啊！

老闆：（開始一個一個數，一邊指著人，一邊數）一個（指著夫）、兩個（指著黑道大哥）、三個（指著政治人物）、四個（指著妻）。

妻：別把我數進去。至於剛剛出去那個，你可以數進去。

老闆：喔。（一邊指著人）一個、兩個、三個、四個（指著病房出口處）。

妻：不過現在只有三個病人，除了你之外啦！

老闆：四個。

妻：加上你嗎？

老闆：我不是。沒加上我。

妻：如果等等那位教授有回來的話，就是四個。現在是三個。

老闆：是四個。

妻：加上你？

老闆：沒加上我。

妻：那房間裡面現在是三個病人。我不算、你不算。

老闆：四個。

妻：不不不，本來是四個，剛剛教授跑掉了，四減一，等於三。

老闆：四個。

妻：四減一等於多少？

老闆：五。

妻：天啊！多一個病人。

老闆：對耶！所以總共應該是五個病人。

妻：現在是了。我問你，一加一等於？

老闆：二。

妻：很好，二加一等於？

老闆：三。
妻：很好。三加一等於？
老闆：四。
妻：很好。四減一等於？
老闆：五。
妻：不對，是四。
老闆：五。
妻：好吧！二乘以二是多少？
老闆：四。
妻：很好！四乘以四等於？
老闆：十六。
妻：很好。十六除以八等於？
老闆：(想了想)一百二十八。
妻：不對！
老闆：(再想了想)二十四。
妻：不對！好吧！簡單一點的。二乘以二是？
老闆：四。
妻：很好！四除以二是？
老闆：八。
妻：不對不對。
老闆：六。
妻：不對啦！來，錢借我。
老闆：(防衛心重)妳要幹嘛？
妻：我會還給你啦！
老闆：好吧！(拿出一疊借她)
妻：(拿了一張鈔票給老闆)這樣是一。(又拿了另一張給他)那這樣呢？
老闆：二。
妻：很好！那我拿回一張。(妻伸手拿，老闆死不放手)一張借我拿回來。
老闆：我不要。
妻：我馬上還你。
老闆：好吧！
妻：好，我拿走一張，現在是……
老闆：二。
妻：明明是一。
老闆：是二。(說完，就把妻手上的那張鈔票搶回來)
妻：剛剛明明是一。
老闆：不可能，是二。因為我不會讓錢被別人拿走。
妻：喔！所以你只會加法和乘法，因為這樣會越算越多。至於減法和除法這種會越算越

少的數學，你就不會是吧？

老闆：減法和除法？那些是什麼？

妻：算了！歡迎你加入。你好好玩吧！我得透透氣。

妻再度站到陽台上。老闆則打開袋子，開始數錢。過一陣子後，教授匆匆忙忙地跑回病房，並伊伊呀呀的叫著。妻聽到聲音，回病房查看。

妻：發生什麼事了？

老闆：剛剛差點和我撞在一起的人回來了。

妻：怎麼了？

教授開始比手畫腳，神情緊張。一邊比著出口處、一邊比著陽台的方向、一邊做出其他的姿勢。

妻：我看不懂。

老闆：你是說樓梯都被水淹滿了嗎？

教授激動地點頭。

老闆：你剛剛該不會是想逃出去吧？

教授沮喪地點頭。

老闆：沒有用的。我就是從那邊來的啊！要是可以離開，我幹嘛進來這間精神病房啊？

妻：這裡是養老院。

老闆：啊！差不多啦！

妻：所以大家都走不了了嗎？

教授沮喪地點頭。

老闆：在這裡乖乖等就好了啦！

妻：等什麼？

老闆：我怎麼知道。就乖乖等啊！

夫玩著玩具，黑道大哥和政治人物玩著剛剛撿來的錢，還不時互相交換，教授在房間裡不停踱步，老闆數著身上的錢。妻走到陽台。

妻做出跨越陽台欄杆的動作時，燈暗。

幕落